序摇言
哲学的秘密在于人

(一)

通过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关于哲学，我形成了如下的看法；

哲学作为“世界观”理论，面对的虽然是外部世界，表达的却是对人自己的观点。所谓哲学表达的实质上是人对自己的观点，这不只是说，人总是从人出发去看待世界、为了人的目的才去研究世界的；而主要是说，哲学对世界的认识实际不过就是对人自己的认识，它是通过对世界的认识以理解人自身的存在及其活动的性质、意义和价值的。当然这句话反过来也就意味着，人也总是从对自己的理解中去认识和把握外部世界。所以，在哲学史上就形成了这样的情况，哲学是怎样去理解人的，它也就怎样理解世界；哲学关于世界的那些观点，从本质上说，表现的同时就是人对自身的看法。

人所以需要从世界这一对象去理解自己，就因为人是一个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的存在。这是唯有人才具有的特性。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所及，可以认为人是宇宙精华的最高结晶。它只能在走过了宇宙所经历的一切进化过程，在最后颠峰阶段才会形成，因而在它身上就集中了宇宙的所有精粹。试问，在人身上，外部世界的什么东西是它所没有的？很难找出来。相反地，人身上所有的在自然中却并不都能找到。例如理性就属于这种人所独有的东西的典型现象。这里谈的只是人体构成的情况，在人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它与世界的关系，更是如此。除了人以外其他一切事物都只能以有限的自然存在为自己的活动对象。而人则面对着整个世界，以整个宇宙为自己生存和活动的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象。这也是人所特有的性质和能力。所以，从人的观点来看，自然是一个威慑着人的强大异己力量，需要不断去征服它；同样地，如果自然有知，从自然的立场去看，也只有人才是具有敢与整个自然抗衡、能够构成它的威慑力量的唯一强大对手。

这就是说，人是一种世界性的存在，人与世界无论就其始源关系还是发展关系，都是融为一体密切不可分的。人属于世界，构成世界存在的一个部分；在人的创造活动中由于逐步把自然存在变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从这一意义说，世界又是属于人的，构成了人的存在的一个部分。由于人来自于自然，原本是一种自然存在，要了解人的始源关系不能不追溯到自然世界，因而可以认为“世界”包含着人身的奥秘，只有了解了世界才有可能彻底地了解人，人的秘密在世界；但另一方面，如果承认人是世界一切精华的最高结晶，那末，认识世界的那个最困难的部分就不在人以外的世界而在于人的世界，世界的奥秘就不在于自然而在人之中，人恰恰成了世界的奥秘之所在。这就是我们要了解人往往必须溯源到世界，而要真正了解世界又必须去理解人的原因所在。哲学在历史上的发展正是沿着这样的道路走过来的，它总是从人走向自然，然后又从自然返回到人，在这二者关系中不断地循环往复。

哲学面对的“世界”，因而就不是人产生以前的那个无人的或非人的洪荒世界，而正是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即处于对人关系中的世界、踏上了人的足迹的世界、投进了人的身影的世界，一句话，是经过人的活动参与创造的世界、对人二次生成过的世界。如果说本来的世界是单纯大自然的一统天下，自然是至上唯一的主宰，一切都在自然的支配之下、服从于必然和因果的自然规律；那末，哲学要探究的则是那个在人出现以后，由于人的自我创造活动扰乱了自然的固有秩序，甚至颠倒了物——人关系，在人迹所到之处都要贯注人的目的的世界。很明显，这样的世界已不再是单一和纯粹的世界，而是具有了两重关系的矛盾世界，在这里不只是自然在主宰，人也要实行主宰；自然因果规律之外，又出来一个目的性的应然规律；在必然性的王国里面，开辟出了一个自由的天地；如此等等。总之，自然的和属人的这种两重性的矛盾关系构成了这一世界的本质。

人所面对的都是同一个世界，并没有几个不同的世界。由于这一世界在对人的关系中表现为两重的甚至多重的矛盾本质，而且这种关系的内容和性

质又是以人为转移的，因而从不同的人的不同观点看来，世界也就成为各不相同的存在，即通常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情绪状态下体验到的也可以是互不相同的世界。世界被人分割成为多重存在。依此道理我们便可以理解，哲学、科学和神学面对的虽然也是同一个世界，由于观察的角度和注重的内容不同，它们所形成的对象世界都是各自不同的，由此决定了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

比起哲学世界来，科学世界和神学世界都属于单一性质的世界。这就是说，它们注重研究和思考的只是两重世界中的单一关系和性质。

科学世界，属于单一的物理世界，或叫自在存在中的本然世界。科学追求的是自然原生形态的存在，因此它只遵循一个尺度即客观性的尺度，也只要求一个结果即把握客观必然性、达到真理认识的结果。这是科学理论的根本性质和特点。然而在事实上，既经构成人的对象世界，哪怕是仅仅认识对象的世界，它就已经对象化了人的本质在内，也就是说已经被两重化了，不再是单一性质的存在。所以科学要达到这一目的，它就必须经过反复不断的实验，只有摘除、清洗掉那些人为添加的性质和形式以后，才能把握到事物的自在的性质和状态。科学式的研究是一种还原复本性认识。

神学世界，则属于单一的应然世界，也可以叫作理想化了的单纯属人世界。神学、宗教追求的是理想性的、绝对自由的人格和生活，因而它也只讲一个尺度即人性愿望的尺度，只追求一个结果即符合应然性的至善状态结果。同样的道理，神学要实现这一目的，也必须消解人所面临的两重性矛盾，使人彻底摆脱自然的羁绊，超脱因果轮回的支配，跳出生存的三界之外去。神学的思考因而是一种否弃现实的超然性思考。

科学世界和神学世界对人而言，它们是真实的世界吗？这个问题很难肯定或否定地简单回答。在我看来，它们对人都具有真实性，却又都并非人的“现实世界”。如果它们不具有真实性，在数千年中，人类为了切实地把握这两个世界，耗费了那样多的聪明才智，而且在今后还要继续研究它们，就变成了不可理解和理喻的事了。然而，现实的人又既不能生存于完全由自然统辖的荒漠宇宙，去过与禽兽为伍的动物生活；也不能完全由自己的意志构造自己的存在，脱离自然世界，不食人间烟火，像天使一样地去生活。人是一种自身矛盾性的存在，人的现实世界也只能是一个在两重矛盾关系中存在的

世界。

这样来看，事情就变得清晰了。科学世界作为单纯的自然世界，仅是对人的“潜能世界”；神学世界作为纯粹的属人世界，只是人所向往的“理想世界”。只有二者的结合和统一，才能构成人的现实世界，这就是哲学世界。哲学所面对的世界，因而就是一个自然的和属人的、潜在的和理想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主观的和客观的两重性质相互统一的矛盾世界。哲学理论的任务和功能，就在于理解、解释和解决人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所造成的这一切两重性的矛盾关系，从而使人能够以人的态度对待人自己，以现实的态度对待人的现实世界，自觉地去为创造人和人的世界而奋斗。哲学，就是人以世界为中介的自我意识、自我理解、自我发展、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一种理论活动、理论表达。

这里既体现了哲学与科学、神学的重大区别，也清楚地表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统一联系。在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它与科学、神学始终处于难分难解的密切关系之中。哲学有时干脆被归并于宗教神学，在这一意义上突出了哲学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哲学在另一时期又被纳入或归结于科学系统，在这种状况下突出的则是哲学的实在性一面。然而哲学既不能划归神学理论，也不能并入科学系统，所以更多的时候则把哲学理解为既具有神学性质又具有科学性质的一个矛盾混合体。古代哲学如此，近代哲学亦如此。即如在近代许多大哲学家（很多同时是杰出的科学家）站在科学立场试图利用哲学去反对宗教时，也并没有完全摆脱神学的影响，总要给“神”保留下一个位置或一定的地盘，如笛卡尔、培根、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等人就是如此。这不能仅用他们的思想不彻底、具有动摇性和妥协性去解释。这方面的因素可能存在，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哲学不能“彻底”科学化，如果把哲学彻底变成自然理论，人将置于何地，人的超越性将如何解释？哲学本来就不是一片净土。所以，凡是看重人的哲学家，即使很痛恨宗教神学，在他们的哲学理论中也不敢轻易地抛弃神，就连坚决批判黑格尔神学不彻底性的费尔巴哈，也不能不有所保留。

哲学既非神学也非科学，而又既近于神学又类于科学，同二者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这就意味着：哲学只是哲学。这正如人只是人，却近于禽兽而又类于天使是一样的道理。哲学在人的意识系统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

哲学不能归结为其他任何一种意识形式、一种学科，反过来说，也不会为任何其他意识形式、学科所取代。

哲学在成长过程中曾经充任过各种不同的角色，以多种不同的面目出现于历史中，例如，哲学曾经是自然理论、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神学、物理学、生物学、语言学、经济学、历史学……。正像人没有未曾经历过的事物一样，哲学也是几乎什么角色都充当过。哲学走过的这一道路，正是表现了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只有在经过了这番普遍的漫游之后，它才有可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人和人的现实世界的两重矛盾本性。这也正像人只能在不断异化（或对象化）自身的活动中获得自己的人的本质的情形一样。哲学也是在不断异化自身的活动中获得自己的哲学本质的。哲学要真正理解人和人的现实世界，必须以关于人和人的现实世界的知识学科的发展为基础。所以哲学孕育了自然的、人文的各种学科，当着它们成长起来纷纷独立之后，这既是对哲学的否定同时也是对哲学的肯定。它并不像一些学者所理解的，哲学的地盘在被瓜分之后便会走向消亡。事情恰恰相反。正因为知识学科不发展，哲学才往往不得不放下自己所从事的“本业”，去为建立必要的知识基础而忙碌。在各种知识学科成长、壮大以后，非但不会取消哲学，正是在这时才为哲学深入理解人及其所处现实世界的矛盾本性创造了可能性。

(二)

人是一种自身矛盾的存在，它由两个我所组成。既有一个肉体的我，还有一个灵魂的我；肉体通向自然，引人进入尘世世界，灵魂通向天国，引人走向彼岸世界。这个矛盾，远古的人类已经有所意识，在原始的宗教和神话中就曾把人理解为两个存在，人所生活和面对的世界也被分解为两种天地。

哲学最初是作为原始宗教神话的对立物，从对幻想意识的否定性中诞生的。但它也从未摆脱过两重人格、两重世界的矛盾的纠缠。哲学的宗旨是要寻求万物的统一性，建立起统一的世界观体系，然而它达到的结果却往往是分裂存在，陷入两种相反世界体系的对峙之中。我们从哲学史中甚至看到，哲学家们还在有意分裂世界、制造矛盾。他们明明是在认识现存世界，却不满足于对可见世界的了解，偏偏要去虚构或悬设一个不可见的世界，在把存在分裂为两个对立世界之后，再去设法使它们统一起来。赫拉克利特的逻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斯世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世界、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笛卡尔的实体世界、莱布尼兹的单子世界、康德的物自体世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世界等等，都是属于可以感觉的现存世界之外、由哲学家创造并用以说明现存事物的一个不可见的世界。从素朴的常识观点看来，这种现象是很可怪的，令人颇难理解。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在每个实在事物之上都悬设一个理念作为本体或原型的作法就很不理解，曾指责说："这几乎好像一个人要点数事物，觉得事物还少，不好点数，他就故使事物增加，然后再来点数"一样的荒唐[①]。亚里士多德这样批评柏拉图，自己也并未好到哪里，轮到他要解说现存事物的运动变化时，照样必须在可感觉本体之上悬设一个"永恒不动变"的本体世界作为动力来源。看来，只能从人为分裂的世界中去求取世界的统一性，这是哲学研究世界的特有方式，命定必然如此。

哲学所以必然如此，这个原因还在人的身上。因为人本来就是一种超越性的本质，它只能在不断分化世界中生活，也只能在不断分化自身中存在。人有一个生命的本质，在这点上它与其他一切动物相同，必须服从于自然生命的生存本性；人还有一个超生命的本质，这属于它在自身活动中创造出来的无形本质，这个本质不再受自然生命法则的主宰，而是由人自己的创造性活动所支配的。人的双重本质投射于对象之中，在人的生存活动中同时也分化了外部的世界，即在自然世界之上又创造出一个适于人的生存、生活的属人世界。这就是说，人是从动物家族中分化出来的，在人把自己从动物家族提升出来的同时，不仅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本质，与此相适应地也为自己创造了新的生存环境，即把世界分化为自然的和属人的两种对立着的世界。造成这一切的总的根源，就是人的实践活动。

实践是人的生存性活动，也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和区别于物的存在本性。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和解释，实践是人依一定目的、运用工具变革对象和创造价值的活动。在实践中，人以物的方式去活动，换来的则是物以人的方式的存在。如果作一比较，动物的生存活动是由自然（物种）本能支配、完全顺应自然性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动物只能把自己束缚于对象，变成所依赖的生存环境的一部分；人的实践活动则正好相反，它是贯注自我目的，迫使自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然顺应并满足人的要求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自然环境变成了人的一部分即“无机的身体”。正是通过这种活动，人逐渐把自己从动物族类提升出来，既创造了人自己，也创造了人的对象世界。所以实践既是人的自我分化活动，也是分化世界的活动。实践颠倒了自然“乾坤”，使它遭到挑战；逆转了人物关系，使人上升到主体地位；同时也两重化了一统世界，使存在出现自然与属人、潜在与理想、目的与因果、必然与自由种种对立。

人的思想方式必然与人的行为方式相适应，而人的行为方式只能根源于人的存在方式。如果说人只能在不断地分化自我、分化世界的创造活动中生存和发展，那末分化（分析——综合）也就必然会成为人的思维活动的不仅是基本的形式而且是基本的内容。哲学分化世界的思维活动方式恰好是与人类分化世界的实践活动方式相适应的。

认识到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性，这是晚近的事，哲学在其产生的一个很长发展时期里并不意识这点。但这并不排除在那时的哲学思维里实践活动已在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纯属自发性的。人作为人不会满足于现存自然界所提供的条件，总在追求一种尚无存在的理想世界。现存的自然界只是动物的乐园，不是人的乐园。人的现实世界不是自然给予的，而是自己的活动参与创造的。原生的自然界仅仅是对人的一个潜在的世界，虽然它蕴涵着无穷的意义，但这个意义却要靠人去发现、开掘，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改铸过以后，它才能获得对人的现实性品格、构成人的生活的现实世界。所以，对于所给予的东西采取否定的和怀疑的态度，非得通过自己的脑或手把它拆卸开来、重新创造过之后，才会得到满足和罢休，这便是“人”的“本能”。人在生活中如此，在思维中同样如此。

其实，哲学作为反思性的理论，就是从怀疑感官所给予的现存物理世界，试图开掘它对人的不可见的意义这种行动中开始诞生的。在欧洲泰利士被公认为第一位哲学家，称他为“哲学之父”。他的思想其实很简单，不过是指出了其他一切存在都只是变形物，真正的存在只是水而已，这从今日观点看来实在幼稚得很。万物来自于水最后复归于水这一思想，它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把本原归结为什么，恰在于否定了感官对象的永恒性和实在性。按照他的说法就意味着，自然究竟是一个什么，不在于它向我们直接呈现的样子，它

以怎样的状态存在，也不是由它自己所主宰的，这一切都在它所蕴涵的那个只有运用思维才能加以把握的隐蔽着的存在里面。这样就把人的认识从既存的世界引向一个虽不可见但对人却是真正实在的世界。此后哲学的不同理论，为追求和探寻这一对人的实在世界和对物的主宰力量绞尽了脑汁，创造出千奇百怪的学说，直到从中挖掘出人性化的理念、思想的思想、太一、天国等等为止。十分明显，哲学对既存世界的这种否定和分裂活动，从根本性质上应该说，同人类否定性统一的实践活动毫无二致；哲学从理论上所要探讨的世界矛盾，归根结底不外就是自然世界和属人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

古代哲学是这样走过来的，近代哲学同样如此，可以说全部哲学的发展无非就是从对世界的分化走向统一，而后又在更高基础上走向分化的过程。每一次的分化和统一，都表现为一个圆圈式的发展，哲学史因此也就是从一个圆圈进到另一个圆圈的发展史。

从总体来说，以往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看作经历了三次大的分裂和统一，形成为三个大的圆圈式循环。这三个循环圈就是：(员 自然物质世界与超自然精神世界的分裂和统一；(圆 心内观念世界与自在客观世界的分裂和统一；(猿 主体人化世界与客体自然世界的分裂和统一。三个圆圈与哲学理论的三个主要形态大体相适应，即 (员 本体论哲学；(圆 认识论哲学；(猿 人本学哲学。它同时也与人类思想史对自身认识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大体相适应，即 (员 笼统直观的认识阶段；(圆 反思的分析认识阶段；(猿 自觉的综合认识阶段。

(三)

人是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从动物分化出来、逐渐形成为人的。人在形成为人以后，这个发展过程仍在继续，从未终结。人总在不断地否定自己、更新自我，这是人的一个根本特点。

如果说人所面对的世界只是对人关系中的世界，那末，随着人的发展变化，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所看到和理解的世界也必然是各不相同的。这正如虽然同我们生活在一起，猫和狗看到的世界与我们作为人所看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一样道理。这里还不只是“看到”的世界不同，应该说，对于不同的发展状态的人，世界本身的存在就不同，它的意义不同，性质也各

不相同。因为世界对人而言，它的性质和意义本来就是在对人的关系中才能表现和实现出来的。所以人的性质不同，世界对人的存在性质当然也就不同。

人和世界，就其关系而言基本上包含两种。一种是自然关系。这是由于人本属自然的产物，人产生以后作为存在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的活动便不能不始终都要受到自然的制约，甚至受到自然某些法则的支配。另一种是人的关系，或者叫做属人关系。这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形成，人通过运用自然规律而对自然力量的支配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人是作用的主体，自然变成受动的客体，并成为从属于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种关系在人和世界之间始终都存在，但它们却可以处在不同的联系方式中。所谓人的成长、变化，从根本上说来也就表现在这两种关系的地位和联结关系的消长、变化之中。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人们所创造的世界观体系会有那样大区别的道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只能以非人的形式表达人的关系，以超现实的形式表达现实世界。从那时的观点看来，世界是某种更高的隐秘力量的作品，世上一切事物都由它来决定，人的命运也同样操在它的掌握之中。关于这个隐秘的存在，神学家们称为“上帝”，哲学家们则称之为“本体”。本体是世界生成的本原，一切存在的根据，万物变化的始因。这里隐藏着世界的奥秘，只要解译出它的密码，世上就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可了解的。掌握本体、解译密码，这就是那时的哲学的任务。哲学所以被看成最崇高的学问，原因就在这里。这种世界观在那时也确实对人具有解放思想、促进觉醒、升华人性、增强信心的作用。然而，曾几何时，它的作用就完全转化了。人们又不得不去拆除曾经费尽心力建构起来的大厦，不得不从曾经解放了人们思想的理论中去再次解放人们的思想。这就是后来兴起的反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思想浪潮。从新的观点看来，世界变得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它不但不是什么隐秘力量的作品，而且也根本不是与人无关的超越存在，世界距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周围，它就是每个个人所体验到的世界，语言文化所表达的世界，“街市所属的世界”，即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如果世界有个权威的话，那不是别的，就是正在评判世界的我们。这是多么大的变化！

是否世界不同了？世界当然也在变化。但主要不同的是人自身。由于人

变化了，世界对人的关系变化了，人所面对的世界也就不相同。在人被束缚于“自然关系”、无力掌握自身命运之时，例如“自然经济”为主的历史时期，世界对人是一个不得不屈从的外在权威力量，其中“人的关系”尚在襁褓形式的孕育之中；在这种状况下，人当然也就只能以非人的形式去理解人、以超现实的形式去把握现实世界，那种追究终极存在、永恒本体、绝对真理的本体论哲学就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自然经济经由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的现代经济，自然关系被纳入人的关系，现实世界日益显现出属人性质，“世界”也就随之改变了面貌。它已不再是那样离人遥远、神秘莫测了。尽管对人而言还有一个广漠的未知宇宙，但人掌握的世界已够浩瀚。这个领域不但与人的生存、生活息息相关，而且问题层出无穷，如不首先经营好这个属人的世界，其他领域也很难了解。于是，哲学的主题、对象、内容乃至对待人和世界的方式都不能不随之变化。现代哲学已不再关注那些远离生活属于彼岸世界的问题，把精力空耗于去追求终极存在、猜测永恒本体、虚构绝对理念。在它看来，“人的命运乃操于人的本身”（萨特），“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来自生活”（雅斯贝尔斯），因此需要首先弄清的是“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有可能的，什么是正确的”这类问题（伽达默尔）。

哲学所描绘的世界从来都是属于人的、从人推论出来的世界，而并非绝对客观的和自在的世界，现代哲学家公开地披露了这点。他们认为“真实之物即是我们的人性”，在他们看来问题“不在于存在什么，而在于我感到了什么”，因此要求人们要去“参与存在、体验存在、理解存在”。古代和近代传统哲学所描绘的本体世界其实也完全一样。它虽然把本体说成是绝对独立于人和万物的自在的存在，其实那种东西从来无法实证，不过是从理性推论出来的一个结果。关于这点，我们只要想想不同哲学家所理解的本体不但不同甚至相反的事实，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深究我们还会看到，它们所以把世界规定为只有纯粹理性才能把握的某种本体存在，那是因为它们所理解的人就是一种理性本质的存在。在人尚缺乏自主性质的古代，哲学家们无法从人自身去把握人的本性，只能从它所来之处去追究它的本原，这是难以避免的。在它们想来，人原本从存在而来，是同其他存在同样的存在，所以只要弄清了存在的固有本性，也就等于从本真状态理解了人。这就是“本体”提问方式的始源。而当哲学家们把人并入存在大队的同时，也就把人

的身影投射进存在的构成、把人的特性泛化为世界的本性。所以在本体论哲学的演变中，它们从世界存在挖掘出来的竟然是人性的本质，本体观点的分歧实际变成了对人不同观点的争论，就毫不令人奇怪。从这一意义可以说，本体论哲学到反本体论哲学的变化，也就是由外在于人的本体向归还人的自身“本体”的变化。

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通过在自然对象中对象化自身的本质，然后复又在新的关系中同自然结为一体。这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的生成过程。人走过的是一条迂回的道路。

人从世界关系对人自身的认识同样如此。在理论思维中，人也是首先把人的本性投射于对象，然后通过回收的方式逐渐把握人的真正本质的。回顾人对自身意识的思想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员) 起初是从人的始源存在中去追求人的本质。古代哲学属于这一发展阶段。它的假定是，始源状态属于人的本真存在，人的真实本质寓于所从出的存在本性里面。所以它竭力去追寻万物的原初存在。这是一种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它把人归结为人的潜在存在形态。按照这种理解，“人是什么”这要由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然是什么?”来判定。

(圆) 接着是从人的理想存在中去探究人的本质。中世纪具有神学性质的经院哲学属于这一发展阶段。当着人们从潜在的自然本性中发现出的都是超自然的理性本质之后，转而就必然要去追求人的超自然本性。作为这种本性的人格化身就是上帝。所以从这种超越论的思维方式来看，“人是什么?”便归结为“上帝是什么?”的问题。

(猿) 而后是从人的对象性存在关系中去寻找人的本质。近代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哲学都属于这一发展阶段。比较前两种认识方式，这种理解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从潜在存在、理想存在回到人的真实对象，试图从人的存在关系或认识关系中去了解人的本质。真实生活中的人既包括潜在存在的自然性，也包括类如天使般的神性。人就是这二者的结合体，这个事实在中世纪以后已为许多人所意识，那时流行的说法是：“人是什么？一半天使，一半禽兽。”两半迥然不同的性质怎能结合在一起？是怎样结为一体的？这是困扰哲学家们的最大难题。从人自身找不到结合的源泉和根据，只能从人的对象性存在关系中去寻求。于是，问题提法就转变为：“人是什么”要看“人的对象世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什么”。在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下，重理性者把人归结为理性存在，重感性者把人归结为感性存在。

（源 更后则是从人自身的活动方式和存在形式中去探求人的本质。这属于现代哲学的发展阶段，人由自身活动创造自己的生活，并在自己创造生活的活动中而形成为人。自然性的本质和超自然的神性本质也正是在这种活动以及它所创造的成果中结为一体的。所以按照现代哲学的观念，“人是什么？”首先就要看决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存在形式和活动方式是什么？”这是哲学迄今达到的最高成果。

（四）

哲学，从其实质可以说，也就是贯彻人的观点的思维方式。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的功能不在于提供知识，按其本性和工作方式它也不能为人们提供出实证性的知识来。即使对人这一对象来说也同样如此。因为人由肉体和灵魂两种不同因素构成的事实，是只须稍加反顾人们都能够意识到的；至于肉体和灵魂作为实证对象的活动方式，也属科学研究的对象，哲学不使用实证的研究手段在这里也难以发挥作用。哲学所关注的是它们的相互关系问题。因为肉体和灵魂的关系正是构成人不同于物的特殊本质，并且决定了人对待外部世界的特殊活动方式。不仅如此，就肉体和灵魂关系的普遍意义说它还是宇宙中两种最极端的相反存在之间矛盾关系的集中体现。

肉体和灵魂作为构成人之为人的基本矛盾成分，这一关系在人的生活中表现为物质和精神的矛盾；在人的活动中，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在对外物的关系中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在人的对象性存在中表现为自在之物与为我存在的矛盾。可以说，在人的活动以及面对世界中所有的那一切两极性的矛盾关系，即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的矛盾关系，都同人的这一基本对立面有着某种渊源关系。所以，怎样去看人，在根本上就是怎样去看待肉体和灵魂的关系；所谓贯彻人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从怎样理解肉体和灵魂关系的观点去看待各种事物的问题。

世界因为人而出现了肉体和灵魂的对立；肉体和灵魂因而也就是世界自身固有对立的最高表现。在这一意义上，从人出发、贯彻人的观点，实际就是从世界最高表现的本质关系去认识世界的存在本性；哲学作为世界观理论

通过认识世界以达到自我意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世界由人的意识而实现了对自身的认识。

古代哲学属于正在生成中的原始哲学理论，在这种朴素的理论形式中，本能地把人和物看作天然同一的自然存在，人和物不仅同在、同源，而且同性。人所有的，物的身上也都有，只是程度和形式不同而已。但在它们的观念中却预先就已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分别，这就是肉体和灵魂的区别。它们从这种观点去看待自然、看待事物，一入手就把自然事物分裂为本原物和变形物、动力因和物质因、实物和理念、质料和形式、可感觉本体和可理智本体两种存在，形成了它们的与人的生命相类似的物活论世界观。古代哲学家眼光中的世界，可以认为不过就是一个放大了的“人”。当着这个“人”由于自身“肉体”和“灵魂”的对立，在演变中日益分裂为相互对峙的两个世界，出现上帝和自然、天国和尘世对立之时，这便进入了中世纪的神学和经院哲学。近代哲学虽然立足科学、在理论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体现在它的理论中的本质矛盾仍然是这个肉体和灵魂的对立。作为近代哲学的开端，笛卡尔所摆出的思想实体与物质实体的对立，其实也是被放大和泛化了的肉体和灵魂的对立。这构成了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此后的哲学便只能沿着如何调节这二者矛盾关系的方向而向前发展。这里所不同的只在于：先前哲学大都同时承认物质和精神的存在价值，现在从实体的观点则只能承认其中之一，必须否定另外的一个；先前哲学从本体论注重的主要是肉体和灵魂的矛盾本身，现在则展现出它在各个方面的不同表现，如经验与理性、主观与客观、理智与欲望、动机与效果、自由与必然、实体与偶性、主体与客体、自在与自为种种内容。

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哲学作为贯彻人的观点的思维方式，其实就是如何看待或处理肉体和灵魂这一根本矛盾关系的一种理论。你是怎样看待和处理灵肉矛盾关系的，你也就会怎样去看待世界的存在和性质；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关于肉体和灵魂，按其可能性只有下面几种基本关系：它们或者是对立的，或者是统一的；或者来自两个本原，或者来自一个本原；或者肉体产生自灵魂，或者灵魂产生自肉体；或者肉体决定了灵魂，或者灵魂决定着肉体；如此等等。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这几种可能关系人们都已探索过、尝试

过了，可以说一部哲学史也就是由一种可能性的尝试转向另一种可能性尝试的演变史。这里每一次可能的尝试都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哲学不同的理论形态或观点体系，在根本上也主要是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

哲学思维方式的区别是具有根本性的区别。它的变化，意味着认识或对待人和世界的方式的变化。随着认识或对待方式的改变，对于各种事物的看法、观点也就会跟着发生变化。一种哲学形态或理论体系，它在哲学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也主要表现在它所提供的理论思维方式之中。在历史激流的冲洗中，那些具体的看法和观点迅即被湮没，接着便消失，保留下来的也只是那些具有个性的哲学思维方式。

虽然每一种哲学体系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但从根本区别来分析，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只有有数的几种哲学思维方式类型。归结起来，依照历史顺序，主要不外下面几种基本的哲学思维模式：

㈠ 从肉体和灵魂原始统一关系出发的自然观点。古代哲学属于这种类型。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已经意识到肉体和灵魂具有不同性质，但从始源关系却又把它们看成同一的存在即都属自然存在。所以，“自然”便成为它们观察和理解一切事物的出发点。自然，在这里就意味着肉体和灵魂的原始结合体。从这种观点出发，古代哲学不仅把人，而且把一切事物连同整个世界，都看成是由两种相反性质的存在即肉体和灵魂所构成的矛盾结合体。自然观点是未分化的笼统直观的认识方式，也是在自身矛盾中逐渐走向分化、分裂的一种思维方式。依据自然观点所建立的哲学理论，实质上只是科学理论和神学理论的一个矛盾混合体。

㈡ 肉体灵魂彼此对立的二元观点。这是自然观点内在矛盾的公开显露，只要揭去“自然”帷幕，便会暴露出肉体和灵魂的不相容性。二元观点就是从这个对立的事实出发，把一切事实都看作来自两个本原、由性质相反的两种存在合成的一种思维方式。二元观点只是暴露出了矛盾却无力去解决矛盾，所以它在哲学史上往往只出现在认识的转折点上，起一种承上启下、提出问题、推动转变的思想作用，自身很难坚持贯彻下去。虽然如此，它在推动人们认识发展中的作用仍是重要的、巨大的，如笛卡尔哲学、康德哲学，所以也属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

从脱离了自然的抽象化的人、脱离了肉体的抽象化的灵魂出发的单纯意

识观点，和从脱离开人的抽象化的自然、脱离开灵魂的抽象化的肉体出发的单纯存在观点，接着出现的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是由自然观点、二元观点的矛盾分裂而来，表现了前者在寻求肉体灵魂统一性中，走向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

(猿 抽象存在观点试图把灵魂归结于肉体、从肉体的感性存在中推演出所有的一切，因而注重于人身的自然物质本原、自然科学提供的物质知识基础。存在，在这里就意味着客观的、自然的、有形的、实体性的、能够由自然科学加以说明的物体。从这样的存在出发，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够引伸出作为存在属性和摹本的意识、精神、灵魂来的；但从它引伸出的意识只能是存在自身的某种变形物，不可能越出以时空为形式的实体所必须具有的能力限度。这样的意识、精神、灵魂，如 员愿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们所说的，其实“就是身体本身，只不过我们从身体活着的时候所具有的某些作用、某些存在方式去看，才把它称为灵魂”①，它当然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本原性、创造性。因而这种观点便径直把人还原为物，看作与自然存在并无原则区别的同样的存在，“人也是机器”。

(源 抽象意识观点则试图把肉体归结为灵魂，从意识或精神中推演出外部世界的一切存在。这种思维方式所注重的是灵魂、意识、精神具有独特功能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因而它特别发挥了区别于物的能动本质和特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从意识出发，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推演出物质存在来。但同抽象存在观点一样，由此引伸出的存在也不可能越出意识主观性的限度，不具有客观的和实体性的现实品格，顶多只能够是一种复合的“感觉要素”（贝克莱）或僵化状态的“概念”（黑格尔）。所以，抽象意识观点建立的存在同一性是一种理想的同一性，并非现实的同一性。

(缘 肉体灵魂抽象统一的人本学观点。费尔巴哈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这种观点的特点是，它把人同自然存在区分开来，试图从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中去理解人的特殊本质。但它对这种统一由于缺乏真实的基础而只能作抽象的理解，仅限于理论上的空洞论断。这种观点对引出灵

①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 员怨缘猿年版，第 远遭页。

魂肉体统一的具体观点起了铺路作用，但它自身对人的理解基本上不超出生物学的理解水平。

（迄 人与自然、灵魂与肉体具体统一的实践观点。实践观点也就是从人的现实活动和特有存在方式去理解人的本性的思维方式。这属于由马克思奠定基础的现代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按照现代人的观点，在人的生存活动和存在方式尤其是实践性的存在和活动中，灵魂和肉体、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不仅紧密结为一体，而且处于相互规定的作用关系之中；实践活动既是消除主观性与客观性各自的片面性，使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达到统一的活动，同时也是发展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造成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新的矛盾关系的活动。因此，只有这里才是人类面对的一切现实矛盾的总根源，又是获得解决这一切矛盾的力量的真实源泉。如果说人是世界奥秘所在，那末实践以及它所创造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的奥秘所在。只有从这里才有可能真正解开人的和世界的谜。

（五）

构成人和人的现实世界的那种矛盾，如灵魂与肉体的矛盾、精神与物质的矛盾、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属人性与自然性的矛盾等等，所以成了最难解的课题，是因为它根本不同于自然界中那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它属于世间最极端的对立方面之间的同一关系。在这种对立方面之间既包含着一切关系中最为尖锐的对立性，又有着一切关系中最为深刻的统一性。从其对立来说，它们中的一方恰是对于另一方的否定，是另一方的颠倒存在；而从统一来说，每一方又都同时是对自身的否定、向对方的趋同，直至变成对方。在这里对立和同一是互为中介的存在关系，统一只能肯定自身于对立中，对立也只能肯定自身于统一中。例如在生产实践的活动中，人就总是在不断制造新的对立中去求取与物的统一的，而不是像动物的生存活动那样，仅仅用自身对环境的消极适应求取与自然的统一性。也就是说，这里不是已有对立的直接统一，而是经过否定性的间接统一；统一的结果不是对立的简单消解，而是进入一个新的对立结合体。

这样的矛盾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以区别于自然存在之间一般性的对立和统一联系。否定性是这种矛盾关系中的核心和灵魂。

由于否定性的本质，使这种矛盾关系具有了自身超越的性质，只能处在不断地由过去走向未来，由低级形态进到高级形态的变化中，因而形成了人和人的现实世界的“历史”和“发展”的特点。

很明显，这种互为中介的对立统一关系，只能存在于人的中介活动中，也只能从这种中介活动中去求得解决。这就是它所以成为困扰人们思想之最大难题的原因所在。这里是一个自我缠绕的“悖论”：要理解否定性统一矛盾的性质，必须理解人和人的活动的特异本性；而要理解人及其活动的本性，又必须理解否定性统一矛盾的特殊本质。这样，在人类思想史上这两个方面的认识便只能在基本属于同步关系中相互适应地发展。在人们对人及其活动尚无深切了解之时，关于灵魂和肉体等基本矛盾的关系当然也不会有全面的理解。它们被人为地肢解开来，乃至形成此岸与彼岸两种世界观念的对立，便属十分正常的事情。

这里还有一个认识上的原因。当着人们对矛盾各方因素尚缺乏具体、深入的理解时，对矛盾总体也不会了解，甚至不可能当作矛盾去把握。在这种状况下，必须把它们分解开来，并且当作独立的存在进行分析、研究。只有在它们各自的本性被充分揭露出来以后，才有可能进一步把握它们的矛盾关系。人类的具体认识过程如此，人类思想史的总体认识过程同样如此。前述哲学思维方式几种基本类型的历史演变，就具体地表现了这一发展过程。

人类思想的发展有两次重大的和带有根本性的转变。一次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哲学理论的诞生；一次是经过漫长发展过程由传统文明和传统哲学向现代文明、现代哲学的转变。哲学的产生意味着人不但已逐渐脱离开动物界、形成为较完全的人，而且开始意识到自己为人，并试图按照人的观点去理解人和人的世界。哲学便是作为这种觉醒的产物，属于人对自身反思意识的理论表达。但这时人们还只能从人表现在外部对象世界中的本质去抽象地把握人，借助外在权威的力量以发挥人的创造本性。只有经过了这样一番理论准备之后，人们从意识中才有可能逐渐挣脱外部力量、外在权威的束缚回到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世界，这就是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

如果这样了解人对自身的意识过程，我们在观察哲学演变的历史时就需要建立两个基本观点，即：（员 必须把哲学中不同派别、体系、观点的对立和冲突看作整体本质的表现。因为人就是一个自身矛盾的完整存在，作为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